

等;化疗后易致脾胃失和,胃气上逆,治宜通腑降胃,药有:旋覆花、煅瓦楞、枳实、丁香等;④祛湿:湿浊蕴结中焦,肝胆疏泄失职,脾胃运化失常,气机阻滞,化热而中毒。故通过利湿祛浊以扭转病势,使气机恢复通畅,脏腑功能正常。常用中药:薏苡仁、白术、茯苓、猪苓、苦参、黄连、白鲜皮、茵陈等;⑤化瘀:王清任在《医林改错》中云:“结块者,必有形之血也,血受寒则凝结成块,血受热则煎熬成块”,癌毒结聚,气血壅滞不行,留而成瘀,气滞血瘀久而不散,又加速癌毒的积聚从而形成恶性循环。针对此形临床常用活血化瘀之法,常用中药:当归、川芎、延胡索、丹参、红花、桃仁、三棱、莪术、乳香、没药、土鳖虫、王不留行等;⑥化痰:痰湿瘀作为机体的病理产物三者相互作用相互转化,如《血证论》云:“血积既久,亦能化为痰水”,还有湿聚成痰之说,朱丹溪曰:“凡人身上中下,有块物者,多属痰症”,可见痰湿之邪为癥瘕积聚形成的重要因素。朱丹溪又言:“痰之为物,随气升降,无处不到”,指出了痰邪致癌转移特性的理论基础。临床上常用中药:半夏、藿香、皂荚、猫爪草、海藻、昆布、瓦楞子、竹茹、瓜蒌、白芥子等;⑦软坚:肝癌右上腹可扪及坚硬之肿块,且肝癌患者大多有肝硬化之基础,应用软坚散结之药物可使肿块软化缩小,使其消散从而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。临床常用中药:鳖甲、牡蛎、山慈菇、龟甲等;⑧调枢:肝癌患者每每表现枢机不利之证候,如胸胁苦满、口苦、咽干、目眩、心烦喜呕、寒热往来等。临床多以小柴胡汤为基础,随证加减治疗,药有:柴胡、黄芩、半夏、生姜等。

2 扶正

肝癌患者每见于手术放化疗之后,此时正气已虚,或中晚期正气耗损。故治疗应当扶正补虚,通过养正则积自消,以增强人体之正气,提高抗病能力,达到“正胜邪却”等目的,这样才是肿瘤治疗的根本。临床上常通过以下方法:①益气:肝癌晚期表现气虚证候明显,如气短乏力、神疲懒言等;或因手术放化疗后骨髓抑制和白细胞减少所致。临床常用中药:黄芪、党参、太子参、白术、山药、生晒参、甘草等;②养血:患者手术失血过多,或晚期气虚失摄,常常表现面色萎黄、唇甲苍白、心悸怔忡、闭经等。用药:当归、熟地黄、白芍、阿胶、龙眼肉、鹿角胶等;③滋阴:患者放疗热毒伤阴,致使脾胃阴虚或晚期肝肾阴虚,临床用药:沙参、麦冬、天冬、百合、玉竹、石斛、天花粉、黄

精、枸杞子、墨旱莲、女贞子、鳖甲等;④健脾:患者手术放化疗后多见脾运失职、脾胃亏虚之证候,常见消化道反应,如恶心、呕吐、泛酸、嗝气、呃逆、纳差、乏力,治宜健脾理气开胃、降逆止呕,常用中药有:陈皮、炒谷芽、炒麦芽、神曲、鸡内金、茯苓、煅瓦楞、旋覆花、白术等;⑤补肾:中晚期肝癌多伴有肝肾阴虚或脾肾阳虚之证候,多为肾之阴阳两虚,临床常用:益智仁、肉苁蓉、补骨脂、黄精、墨旱莲、女贞子、枸杞子、淫羊藿等;⑥温阳:肝癌晚期,肝脾肾三脏俱虚,肝失疏泄,脾失健运,肾失温煦,症见腹胀如鼓、腹水足肿、身黄色黯、畏寒便溏等,治宜温阳利水散寒。药有:附子、干姜、白术、益智仁、肉苁蓉、补骨脂、淫羊藿、车前子、瞿麦、篇蓄等;⑦柔肝:肝为刚脏,体阴而用阳,主疏泄,若疏泄失职,则肝脉拘急,晚期则见肝阴亏虚,用阳相对太过亦为拘急,临床常以滋阴柔肝疏肝为主,常用中药:白芍、百合、天冬、石斛、黄精、枸杞子、墨旱莲、香附、佛手等;⑧益胃:肝癌手术放化疗后胃气亏虚,食积则纳呆,俗语云:“得胃气则生,失胃气则死”,故健脾益胃、通畅肠腑理当始终兼顾于肝癌的全程当中。常用中药:山楂、神曲、炒谷芽、炒麦芽、鸡内金、砂仁、柏子仁、火麻仁等。

然而临床上肝癌的发生发展变化繁综,其病因病机错综复杂,只有掌握好上述单则治法要领,通过准确把握肝癌进程中的因机证候演变特征,将多法多方运用于一炉全面兼顾,从而切中病机,以提高临床疗效,如肝癌早期常见症型有肝郁脾虚和气滞血瘀,则治宜疏肝健脾、行气活血化瘀,常用方剂有四君子汤、逍遥散、复元活血汤等;中期症见湿热蕴结、痰瘀互阻、癌毒内结等,治宜清热利湿、化痰散瘀、解毒抗癌等,方有茵陈蒿汤、鳖甲煎丸等;晚期患者多见气血亏虚、脾肾阳虚、肝肾阴虚等证型,治宜益气补血、温阳利水退黄、滋补肝肾等,常用方有八珍汤、茵陈术附汤、一贯煎加减等。总之,经过数十年的临床研究,肝癌的中医药治疗已有很大的进展,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,应努力将其与现代医学有机地结合,使患者达到最佳的生存状态,并尽可能地延长患者的寿命,这也是我们将来研究的重点。

* 湖北中医药大学临床医学院 2006 级中医教改实验班 (430061)

中西医结合治疗心血管疾病 1 例

李 敏* 麻 芳*

中外医学界对于心脑血管疾病都称为不死的癌症。早期治疗加用活血化瘀药物亦可提高疗效,常可发现微循环障碍血管内皮受损等,动脉硬化的早期改变,此时于熄风化痰方药中加入活血化瘀之品,改善血管功能预防动脉硬化的进展。

病例:杨某,女,37岁,赤峰人,在北京打工。10年前因车祸受外伤,经常头痛、手脚凉,年年冻伤,血压有时偏高,大便干,舌下静脉曲张,黑暗色。2009年11月末,早

晨起床后发现左腿不能动,非常凉,无法站立,去医院检查做脑核磁,3天后结果正常,腰核磁结果亦正常,已经坐上轮椅了,还要做胸核磁,这已发病9天了,笔者开始为其治疗。①0.9%盐水150ml,舒血宁5ml×4支;②0.9%盐水150ml,胞磷胆碱钠0.25g×3支,血塞通2ml×4支,静脉滴注每天1次,10天为1个疗程。中医治宜:活血化瘀,祛风通络,温补肾阳。处方:鹿角胶10g,巴戟天10g,太子参30g,黄芪30g,白术20g,茯苓20g,细辛

5g, 桃仁 10g, 红花 6g, 淫羊藿 10g, 女贞子 15g, 地龙 15g, 水蛭 4g, 牛膝 30g, 枳壳 15g, 丹参 15g, 肉苁蓉 12g, 桑椹子 20g, 桂枝 5g, 水煎服, 药渣加热水泡脚, 每天 1 剂。3 剂后脚指可动, 再 3 剂后, 扶墙可站立, 在原方基础上加減又服 6 剂, 无须轮椅可自理, 先后服药 20 剂, 加之西药的快速, 头痛、便干亦愈, 疾病痊愈。

按: 肢体偏瘫由外伤而发, 积伤入络邪聚络中, 微循环障碍, 血瘀气滞, 经气阻滞, 中医学认为“寒则血凝, 热则血通”。“无力则不能动, 气亏则半身不遂。”此方温补督脉, 填精益血, 补肾壮腰, 活血化瘀, 健脾益气, 方中鹿

角胶为血肉有情之品, 肉苁蓉、巴戟天温补肾阳、祛风除湿, 细辛、桂枝辛温、外散风邪、内化寒饮, 牛膝引药下行、益肝肾、强筋骨。黄芪补益中土, 温养脾胃, 太子参、白术、茯苓益气健脾, 脾主四肢, 丹参一味功同四物, 桃仁、红花活血化瘀, 水蛭、地龙抗凝, 因虫类药物可搜剔逐邪, 熄风通络, 将潜伏于内的风邪逐于外, 诸药合用可补气养血, 通络之功, 温阳补肾, 健脾益气, 肾脏壮盛则诸脏旺, 气血津液畅运则痼疾除。

*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(025569)

朱义启临床病案举隅

朱 义 启*

病例 1: 2010 年 5 月 3 日某位 68 岁的男性患者让笔者诊治病, 眼肿胀, 下肢肿, 行走困难, 口舌干燥。脉象: 六脉滑盛(此脉动脉论)五脏六腑全病, 双寸脉动, 心肺病, 表现为胸闷气短、活动加重, 有心肌梗死之兆。双关动、肝胃热, 能饮食, 但肝胃火上冲, 血压高。脉的整体弹性差, 说明血脂高, 有头晕头昏之症, 脑血管病之象。双尺脉动, 肾有问题, 出现下肢水肿, 脸、眼肿胀, 口舌干燥, 下肢黏液性水肿说明血糖高。处方: 半夏、白术、天麻、夏枯草、酸枣仁、远志、炙甘草、菊花、车前子、玄参、生地黄、核桃皮、益母草、杏仁、防己、川草薢、黄芪、鸡血藤、牛膝、泽泻、天花粉、水煎服, 5 天后复诊。见效, 全身感觉有力。加減又开 3 剂药, 5 天后诉说: 全身轻松, 肿消能走路, 血压正常, 头脑清。

病例 2: 2009 年 12 月份某位 63 岁的男性患者, 经县、市、省、北京各大医院治疗 3 个多月, 各项检查无异

常, 只是看物模糊, 眼球不会转动。脉象弦动有力, 笔者论断为生气所得, 气有余便生火, 他的病是肝火造成。治以疏肝理气, 柴胡、郁金、杏仁、川楝子, 清肝胃之火, 蒲公英、百合、乌药、知母、石膏、木香、枳壳, 泻肝明目, 蔓荆子、川芎、木贼、密蒙花、菊花、车前子。服 3 剂药见效, 加減又服 3 剂药而愈。

讨论: 笔者这种临床诊治病的方法, 主要是通过调节人体的脏腑功能, 平衡阴阳, 调节气血, 使患者强身健体, 增强抗病能力, 提高生活质量, 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。利用寸口脉的全自信息论, 传统的中医药理, 在现代科学的影响下不断发展提高而成, 结合个人的体验和悟性, 总结出一套简便的诊治病方法。

* 山东省金乡县卜集乡白坨村(272201)

自拟土茯苓汤治疗湿邪致病经验

罗 贵 廷*

湿邪为患, 为六淫之一。其邪经由内生外浸, 表里内外, 四肢百骸, 均受其害。愚临床 36 年, 拙悟一方, 名土茯苓汤。基础处方: 土茯苓 60~90g、炒薏苡仁 30~60g、炒怀山药 50g、白芷 10g、乌梅 15g、苦参 9g、苍术 15g。兹择验案数则就教于同道。

1 带下病

周某, 女, 42 岁。满脸痤疮, 如撒豆, 颊黄褐, 如彩抹。喋喋多言, 恶梦纷纭, 潮热阵作, 自汗多汗; 带多如注, 色白质稠; 月经紊乱, 前后不定期; 经前小腹坠胀, 腰困如折。舌红苔白, 脉沉弦细。证属带下病, 正盛邪实, 宜直捣邪巢。基础方加郁金 20g、川楝子 15g、神曲 15g、麦芽 15g、牡丹皮 15g、丹参 15g。3 剂。二诊, 月经来潮, 瘀块及痛经减, 带下亦轻、纳馨。原方 3 剂。三诊, 痤疮、黄褐斑见褪, 潮热易汗亦除, 舌淡红、苔白, 脉仍弦。精化土茯苓方(土茯苓 90g、牡丹皮 9g、白芷 5g、栀子 6g、炮姜 20g、桃仁 10g、白花蛇舌草 50g、神曲 10g、茯苓 20g。3 剂。药

后诸症若失, 随访 3 年, 未再复发。

2 自汗

刘某, 男, 29 岁。形体虚胖, 自汗。稍事行动及用餐即大汗如洗, 额汗欲滴, 夜间汗出湿衣, 以致不能入睡, 面色虚浮, 汗毛茸立, 苍黄晦滞。病延四载, 百治不效, 寝食难安, 极易外感。工作环境久居湿地。舌胖淡、苔白湿, 六脉濡缓。湿邪内聚, 扰乱玄府, 宜捣湿巢。基本方加生黄芪 30g、麻黄 1g、仙鹤草 30g、煅龙骨、牡蛎各 30g、五味子 10g。3 剂。二诊, 汗出减, 脉仍软缓, 原方加地骨皮 20g、生地黄 10g、龙牡各增至 60g。3 剂。三诊, 汗出大减, 仅胸、肘、颈微有汗渍, 纳已馨而神未振, 能安睡, 舌质红, 苔白薄, 脉缓无力。宜培土生金。基础方土茯苓 30g, 加生黄芪 90g, 炒白术 15g, 防风 15g, 善其后。前后治疗半月, 服药 9 剂, 汗症霍然, 随访 3 年未犯, 工作正常。

黄褐斑

谭某, 女, 31 岁, 农民。两颊褐蝶, 晦黄如彩抹, 延 5